

MENG GU MI SHI XUE GAI LUN

■ 甄 金著

蒙古秘史学概论



NJS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NEI MENG GU JIAO YU CHU BAN SHE

□ 甄 金著

K281.2
94

蒙 古 秘 史 学 概 论

MENG GU MISHI XUE GAI LUN

内 蒙 古 教 育 出 版 社

蒙古秘史学概论

甄金著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6.875 插页:2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311-2722-9/K·35 定价(压膜):9.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元朝秘史卷一

忙豁命經察
脫察安

名 皇帝的 根源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

上天 雲 命有的

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禿

生了的 蒼色 很有
脫列先孛兒帖赤那阿禿

妻 他的 体白色 鹿 有朱

格兒該亦訥 豁埃馬蘭阿只埃

水名 從 着 來了
騰汲思客禿周亦列罷

河名 河的 源行 山名

行 營 整 做着

幹難沐連訥帖里元捏 不晒罕哈敦納 嫩禿刺周

慘白 駙馬等行 劫了的 園子裏

天規合阿 駙塔泥 迭額兒篋都先 古列延突兜

到呵 園子的 邊行 立的每行

古魯額速 古列額訥 乞三阿喇 擺亦忽泥

劫着 趕着 逃着 將來了也者

迭額兒篋敦 忽迭周 都塔阿周 阿赤喇罷者罷原作伯

咱 兩箇 父 孫的 人名 有米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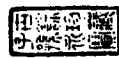
必谷 豁牙兒 額赤格 赤訥 納忽伯顏 阿主兀 赤

獨 子 他的 甚 知着 我行 做伴

哈察 可温 亦訥 牙兀 篋迭周 納都規 那可拉古

元心卷八三十六

三百九十二



元朝福文載永樂大典中錢竹可少詹事
 印信之出凡首尾十卷後少詹事開摺鄉金主事
 德興有強元勢本分卷亦同屬披記名錄以有
 錄其元史載之者是也殘本主事字携亦吳
 門子首先見之平之少詹事錄漢不知何意歟
 用為憾去年接按崖州府言江張太守許見所
 收元錄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
 遂憇息

吾餘先生借至復影此部

核勘乃知吳於錢少詹事者不特分元朝錢
 史十卷德集二卷一事也所如卷首標題下分臣
 二行左忙餘命恒家之字左脫終無二字是所
 署獲書人名銜而少詹事字之字係此補西只錄
 字白行殿六佳一較勝可稽信本矣按勅既畢
 祀其顯亦如此者夫所以訂明備元史之疎略少詹
 題跋洵考異中見其大際引而伸之唯善讀
 之者乎若不及詳論云

嘉慶己丑七月元初版廣書
 桂州者之六堂



目 录

“蒙古秘史学概论”(代序)	1
第一章 漫谈《蒙古秘史》(《元朝秘史》)	12
一. 本书的名称	12
二. 本书的性质	13
三. 本书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13
四. 本书的源流	14
五. 本书的内容	15
六. 本书的体例	16
七. 本书的价值、误差和研究中的消极倾向	16
八. 各国研究概况简介	21
九. 《蒙古秘史》(《元朝秘史》)主要史料评介	32
第二章 《蒙古秘史》(《元朝秘史》)解题	34
第三章 《蒙古秘史》原文	42

第四章 《蒙古秘史》编纂时序	62
引言	62
一. 影印、拉丁字注音、传统蒙文转写、汉译《元朝秘史》第 282节尾跋原文	62
二. 编类评介诸说要点	64
有关一次成书论之诸说	64
有关非一次成书论之诸说	67
三. 关于序文、正文和尾跋部分	69
四. 关于续文部分	77
五. 笔者的结语	89
第五章 《蒙古秘史》作者	96
第六章 《蒙古秘史》成书地址	107
第七章 《蒙古秘史》汉译诸问题	112
一. 关于《蒙古秘史》汉译之背景和目的	112
二. 关于《蒙古秘史》汉译的时间	115
三. 关于《蒙古秘史》汉译的地址	121

四. 关于《蒙古秘史》的汉译者们·····	122
五. 关于《蒙古秘史》汉译的意义·····	124
六. 笔者的结语·····	126

第八章 《蒙古秘史》(《元朝秘史》)的版本源流

——兼谈《元朝秘史》分卷、分集、分册和分段(分节)诸问题·····	130
-----------------------------------	-----

第九章 《蒙古秘史》与“国史”、“脱卜赤颜”等·····	148
------------------------------	-----

第十章 《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	162
-------------------------	-----

第十一章 《蒙古秘史》与拉施特《史集》·····	177
--------------------------	-----

楔子·····	177
---------	-----

拉施特《史集》的基本史料来源:	177
-----------------	-----

一. 源于《金册》(Altan Debter)诸问题	177
----------------------------	-----

二. 源于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诸问题	181
---------------------	-----

三. 源于孛罗丞相诸问题·····	183
-------------------	-----

四. 源于合赞汗诸问题·····	187
------------------	-----

五. 有关《史集》作者之问题..... 190

第十二章 《蒙古秘史》与罗卜桑丹津《黄金史》..... 196

一. 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研究概况 196

二. 《蒙古秘史》与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关系.....

..... 202

“蒙古秘史学概论”①(代序)

论题的提出

人们知道，“蒙古学”是被公认的国际性研究学科。我认为《蒙古秘史》(《元朝秘史》，下作《秘史》)一书，作为蒙古民族古典史籍、文学巨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且具有经久不衰的特殊魅力，可谓是一切蒙古史与所有“蒙古学”的总渊源。过去数百年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术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课题角度，使用诸多语言、文字，运用种种研究方法对本书进行了研究。从事于本书的探讨与研究，几乎遍布中外。《蒙古秘史》一书，在古今中外所有古典史籍中，号称难治，问题成堆。其中，大部悬案，假如拿出洋洋万字的专题论著，亦未必能够排解龃龉诸说之疑难，并说清问题。

这一切的因由何在？除却由该书固有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外，还由于本书的论者或研究人员存在的各自诸多必不可免的差异所致，具体说就是：由于各个研究人员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都不可能一致，由于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深度、广度不同，资料多寡、难易和理解、运用不同，总之，由于每个人各方面的素质不尽相同等等所致。如是日积月累，致使问题不断得以扩展和加深，愈益复杂化起来。以上这些，若从繁荣学术研究观点说，自是弘扬科学文化、振兴学术研究事业必不可少的一桩好事，这或许正是本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因素所在吧！同样，这也许是本书作为奇特古籍，有别于古今中外一般古典史籍之所在吧！

据此，可证《蒙古秘史》一书的研究，无形中已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一门国际性的专门学科。从而，“蒙古秘史学”客观

存在的现实，自是不依人们意愿为转移的。

以故，但凡有兴致或有志于“蒙古秘史学”研究的人士，面对这一长期纷繁、错杂、奇特古籍的如上诸课题，首先应该梳理出一个大致条理来，进而考虑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假如上述课题还能成立的话，笔者斗胆提出并略陈管见，作为引玉之砖，愿与中外学界共勉！

一．文献学研究是“蒙古秘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内容、范畴。如果具体一点说的话，我们不妨从这部书标题、作者（译者）、原文和版本源流数起，直到本书的写作目的、背景、时间、地点和意义等，再到本书汉译的目的、背景、时间、地点和意义等。如果有兴致的话，还可追溯到本书与东、西方有关古典史籍间的关系等等均属文献学的内容、范畴。若是高度概括的话，就是“蒙古秘史学”的文献学问题。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索《秘史》一书的写作底细，摸清其来龙去脉，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以便在《秘史》的研究中，作到“心中有数”，以解决文献学研究的理论问题。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已获成果。有关本书文献学研究方面的专题论作或系统论述、专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增多，现就文献学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初步评介如下：

1954年，小林高四郎发表《元朝秘史研究》^②一书。显然，这是一部系统全面、自成体系，且具有开创性质的《秘史》文献学研究专著，作出了具有时代性的突出贡献。

但从九十年代的今天来看小林氏此作，难免有“瑜不掩瑕”之感，还有这样那样的若干纰漏或不足。从略。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当前任务。今天我们来谈小林氏之作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在前人劳绩的基础上，前赴后继摸准《秘史》一书的

存在问题,来解决长期不决的悬案,用以填补这一领域迄今尚存的空白部分。

二. 古籍整理是“蒙古秘史学”的主体构成部分

关于古籍整理的目的、任务。人们知道,解疑释惑,排除障碍,保存遗产,继承传统,既是古籍整理的目的,也是古籍整理的任务。

关于二种古籍整理的区分。现以《秘史》的古籍整理与一般古籍整理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并无太大差异,基本相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不可否认,《秘史》作为奇特古籍,毕竟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性。我们不妨从《秘史》的版本和校勘,译音和用字规律研究(如注音、转写[译写]、复原等),翻译和注释,专题、专项、专条款考释等方面,从方法论角度逐项审核,这与一般古籍整理比较起来,显然是有相当差异的。故此,二者不该混同或一概而论。

关于古籍整理的所谓“障碍”。按成书于七百多年前的《蒙古秘史》,是以当时的古蒙古语言和畏兀体蒙古字写成的。然该畏兀体蒙古字底本早已亡佚,而现存的《元朝秘史》,则是以六百多年前河北地域的汉字方音,译写《蒙古秘史》原文(当时尚存)的古蒙古语音而成者^③。显然,这就给其后一直到今天研读《元朝秘史》的人们,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阻力。前文所谓“排除障碍”,具体说就是要排除如上所述的语言、文字上的障碍。

有关二个环节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肯定版本和校勘、翻译和注释,是《秘史》古籍整理几个环节当中,不可取代的二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现用反复对比方法,来看如上二个环节与译音用字规律研究(包括拉丁字注音、传统蒙文转写或作译写、畏兀体蒙古字复原等)这个环节之间的关系。

人们知道,假如没有版本和校勘环节先行“正本清源”的话,则

其所谓研究成果，就会象“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样没有着落，无所依傍，甚至有“连根烂”的危险。又如没有翻译和注释环节，以表明其认识和理解程度（理性认识高度）的话，则其所谓研究成果，到底想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便无从了解，以至摸不清头脑，甚至成为只有“天晓得”的怪事。总之，科研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说版本和校勘，是《秘史》古籍整理的大前提、是必要手段的话，那么翻译和注释，便是《秘史》古籍整理的“落脚点”，是终结目的了，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如此说来，译音用字规律研究，是否并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呢，回答当然不是。它毕竟有别于一般古籍整理，而是《秘史》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译音用字规律研究一环与上述二个环节相互紧密扣合，则其所谓深入研究，便同样没有着落和依傍，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当年，有些前贤的考证④、注音⑤，就早已表明和肯定了这一环节的作用和意义。

既或如此，笔者还认为，有关《秘史》的任何译音用字规律研究，任何“音韵、形态与措辞”⑥的研究等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离不开版本和校勘这一大前提，然后，都必然要归结于翻译和注释这一“落脚点”。这既包含一般古籍整理的常识性守则，更是《秘史》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独特准则。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凡例。人们知道，在过去几十甚至上百年中，在有关《秘史》的中外研究（课题）中，大者诸如本书版本源流研究方面的著述，以及各类校勘本；各种注音、转写（译写）、复原方面的著述，以及各类注音、转写（译写）、复原本；众多翻译、注释方面的著作；各种类型编制的字典、词典、检校、索引等工具性书刊等等；小到一个字、一组词的专题考释或评介、论述文章等，可谓举不胜举，现仅举二个范例。

自从本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我国的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下作《校勘本》）⑦，以及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

拉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下作《词汇选释》)⑧二书同时发表以来,为期已逾十多年头了。因此,国外有人说:“近时作为研究动向的大事件,渡过了‘文革’的闭塞阶段的中国的《秘史》研究,以爆发之势公开了。”⑨趁此时机,笔者愿作概括性评介如下:

其一,“《蒙古秘史》……的校勘,是以《四部丛刊》本(顾广圻本)为底本,参照叶德辉本和钱大昕本以及其它有关资料,对汉字标音的蒙语原文进行勘误。”⑩以上,为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二氏的三种《元朝秘史》版本的汉字原文(全文282节)对照校勘本“凡例”中的说明,即以《四部丛刊》本作范本,辅参叶本和钱本。应该肯定,这是前此中、外学界人士想作却没有作到的开创性尝试之作,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自是填补了国际范围校勘本(三种版本汉字原文全文对照)的空白,自是一部颇具学术研究参考价值的代表作。它为学术界、为那些缺少本书原文版本的爱好者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方便条件。

这当然不是说,额、乌二位的《校勘本》已臻完美,毫无纰漏可谈。围绕此点,可先从本书(《校勘本》)的版本模式视角,略谈管见:人们知道,早期《元朝秘史》的版本流传,是靠移录者的手抄才得以流传开来。然手抄移录之弊,就在于任何严谨负责的手抄移录过程,都难免或多或少带来新的失误。好在这些年来,新的印刷技术,各种影印、复印、眷影等办公手段,不断革新普及。以故,尽量减少、最好不增加新的版本模式(即新的手抄移录本之失误),实为学界的“积德善事”。以此标准来衡量《校勘本》,美中不足,莫如采用影印之类新技术,以保存筛选范本(如《四部丛刊》本)的原文风貌前提下,可在新的校勘本的“天头”、“地脚”或在每个学术分节的结尾,进行注释式的校勘,是否为上策?总之,保存范本的原文风貌,应该是校勘者的重要守则之一。

其二,“为了提供研究《蒙古秘史》的方便,把其中有关语音学、形态学以及词法诸方面和现代语的不同之处,作了初步简略地整

理,连同《秘史》中所借用的突厥语词的使用方法等,作为第一部分。把一千零一十八个词汇注释作为第二部分,以供广大读者的利用和研究。”^⑪

显然,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三氏《词汇选释》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语音学、形态学、词法以及突厥语词等。作为方法、手段,自是为一千零一十八个词的注释(第二部分)的目的服务的,这当然是三书就本书内容而言的狭义说法,如果从广义上说,其整个《校勘本》,也不会例外。综观《词汇选释》全书,额、乌、阿三氏所征引的参考书,多达七十种;所参照的语言、文字,约计蒙、汉、满、藏、日、俄、德、法、英、匈、波斯、阿拉伯等十余种。如果将“各种方言、土语,如:蒙兀尔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⑫等包括在内的话,就更多了。

于兹,我们可以看出,额、乌、阿三氏“迎着困难上”的顽强攀登精神。他们不仅解决了几个或几十上百个难解词,而是一举突破了一千多个难解词,这些应该给以充分肯定。至少在现时,不能不承认该书作为优秀科研成果的学术贡献;无论在方法、手段方面,无论在工具、资料方面,用以注解如上难解词方面等均有突破。至此,当然不是说额、乌阿三氏的《词汇选释》已是完善无疵,必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欠,则是在所难免的。

现在回头再谈《秘史》的译注问题。前文讲过翻译和注释,是《秘史》古籍整理的终结目的,正因为如此,内外学术界的《秘史》研究大多集中在这方面(以译注为主),这是应该的。现举二个典范,就以日本为例,从那珂通世到小泽重男,各种翻译、注释作品,就有六种之多;至于中国,这里需要复述《秘史》的译注溯源问题。中国是《蒙古秘史》毫不含糊的珍藏地,是《元朝秘史》“货真价实”的发源地和保存、流传地,是从畏兀体蒙古字《蒙古秘史》到汉字原文《元朝秘史》研究的总策源地^⑬。

关于《秘史》古籍整理的当前任务。在版本校勘方面,我认为当

务之急,首先应拿出十五卷本的集校本来(中国有条件),以为精校本。再过一段时间后,当研究与十二卷本的“合流”定校问题。

在翻译、注释方面,按说我们早就应该拿出可供研究征引用的,有文彩、高水平,且于原文内容忠实可信的译作来。其次,要推出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成果,高档次的,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在内的注释集作来。

两点商榷:其一,凡缺乏历史学、语言学二者之一的所谓注释,不当以“全释”相标榜。其二,凡涉及通俗化或普及化的翻译和注释,当然需要,但应与“低水平的重复”(汝信语)区别开来。

三. 应用研究当为“蒙古秘史学”的终结目的

关于应用研究的属性。如果说上述《蒙古秘史》的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等,是属于单纯史学研究范畴(相对说也就是基础研究部分),那么,本单元的研究对象,则是属于应用研究、“开发”性研究的范畴了。当然,这是属于社会科学性质的。应知道“人类对大自然的斗争是在社会组织进行的,因而社会科学不言而喻是极其重要的”(钱广华语)。

关于应用研究的目的、方向。要实现应用研究的具体目的,就务必作为为现实的理论服务,为实际的需要服务。也就是“面向理论,面向实际”的方向问题。

关于应用研究的范畴。每当人们谈到《秘史》的应用研究问题时,就必然要涉及本书所固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于兹,诸如哲学、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交通史、军事学、法学、宗教学、医药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种学、人类学等等,都与《蒙古秘史》一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关于应用研究的方式、方法。《秘史》的研究史告诉我们,已进展到多学科综合研究、交叉研究(边缘学科)、以及单科突进式的专